

看见历史 感知文明

□浙江古籍出版社文博编辑中心主任 翁宇翔

古籍出版社是致力于向往古追寻的专业出版社。除了古籍相关，还可以做什么？文博是一个必然的方向。浙江古籍出版社从事文博市场类图书的开发，始于2017年。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古籍中并没有记载；非但五千年不可求，典籍里两千多年的图景同样抽象与模糊。如何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勾勒中华文明的清晰图像，是考古、历史、艺术等相关研究者的事；如何让中国文明史被当代中国人看见，是出版者的事。

看什么

我们根据出版社的实际制定了几个方向。

纹样。纹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纹样里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2017年起，我们策划了“线索”系列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如意绘：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良渚玉器线绘》《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3种。

文明探源。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得的中华文明源头“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良渚考古和中遗的实践，改变了国际学术界对文明的既有定义，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优秀典范。良渚文化的地位是如此之高，又是浙江的本地文化元素，必然是我们一定要“看见”的。目前我们出版了《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良渚词典》3种。

石窟艺术。石窟是佛教的文化遗存，中国的石窟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交融的结果。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有序开



展考古调查、价值阐释、艺术研究和成果普及，制订出台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目前，已经出版了《中国石窟简史》。

如何看

寻找合适的作者，以他们的专业性和普及能力，帮读者看。

2017年，通过杭州市考古所的王征宇老师，我们结识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向明老师。方老师是新石器时期考古学家，他的考古线绘在业内非常有名，是非常合适的专业性普及读物的作者。因此早于良渚古城遗址中遗成功之前一年（2018年），就出版了《良渚玉器线绘》，这是市场上向普通大众普及良渚文明的第一部著作，目前已经修订到了第三版。

因为《良渚玉器线绘》的宣传，我们认识了深入报道良渚考古近十年的钱江晚报记者马黎。她理解考古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公众秒懂的重大发现、公众感官刺激的精美文物，而在于考古学揭示人类大历史，解决了中华文明起源等这样的宏观

命题。2020年，在良渚古城遗址中遗成功一周年之际，策划出版了《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最近她又出版了新著《良渚词典》）。

接着，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也顺理成章地进了作者库，出版了《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

2020年，一位会画画的考古人开亮君走入了我们的视野。他在青铜器的照片上勾勒出青铜器的纹样，使普通人也能“看见”青铜器，于是我们与他合作出版了《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

编辑在出版形式上下功夫，帮读者看。

以《良渚玉器线绘》为例。由于良渚玉器大部分器型较小，大32开的版面可以原大放下大部分的玉器，让读者对玉器的大小有直观的感受。将线图居于版面的主要位置，尽可能等大呈现，不可以等大的根据版面放置，并标注比例尺。每个线图的文字描述都控制到尽量少，大部分的信息通过每个章节的导言去表达。又如《狞厉与肃穆：中国古

代青铜器的纹样》。如何在纸质图书上实现：既可以看见局部勾勒的纹样，又可以看见整个青铜器？我们设计了很多种方式，最后选择了用无色荧光油墨来印刷纹样。正常情况下，读者看到的是青铜器本身，而配上荧光手电，特定的纹样就会出现在青铜器上，读者真的“看见”了。

普及和适度

坚持普及与适度阅读的定位。我们认为普及书的意义比专业书还要重大。普及书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即便是专业水平非常高的专家，在他专业以外的领域，也需要普及的阅读。

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趣味性并不会服从于我们的想象和预设，而它的复杂性往往还要无情地践踏我们的智力。但是在专业普及及类（特别是社会科学）图书中，往往存在较多的细节错误和主观构建，以符合读者的口味，暗中迎合读者意志。坚持严谨的科学性，应该是公共考古的基本原则。

所谓“大雅才能大俗”，考古学家必须实话实说，不然不会赢得尊敬。向公众讲故事，但是和文学家不同，讲的每个细节都要经过科学严谨的考证和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后续的作者和编辑努力去实现通俗和普及。

《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中国石窟简史》分别获得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中国好书”。《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获得2022年年度“中国好书”。《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则完成了众筹，得到了13万元、700多位读者的支持。这些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在文博图书出版探索实践中取得的一点小小的成绩，在全社会更普遍关注文博考古事业的气氛中，相关的图书市场明显增大，更多的选题等待我们去开发，我们有理由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多读一点“闲书”

□浙江省杭州市政协智库专家、浙江省作协会员 司马一民

有一次应约与一些年轻的文字工作者谈读书，我谈的题目是《多读一点“闲书”》。

我的理解，读书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专业书，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往后就是大学的专业学科，再往后是参加工作以后学习与职业相关的知识。这些状态下的读书，可以称之为“必读”，具有明确的功利性。不读专业书，毕不了业，干不好工作，道理不用多说。

还有一类是读“闲书”，也就是专业书之外的书。读这些书，没有一定之规，全凭个人喜好，没有明确的功利性，因此有人把专业书之外的书统称为“闲书”，甚至认为是无用的书，可读可不读。这样去看待读书，狭隘了一点。我们确实要重视功利性的读书，但也不能轻视读“闲书”。

我比较赞成有时间多读一点“闲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是一种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否直接与人的修养、品位、趣味相关。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生活。如果仅仅只会执着于工作或者专业，对其他了无兴趣，这样的人是无趣的，享受不了生活，也很难融合好家庭、同事、社会。读“闲书”，使人能够了解专业之外的多彩世界，开阔眼界，丰富知识，活跃思维，有助于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再一个，当今信息时代，学科交叉跨界日益增多，读“闲书”往往使人能够触类旁通，心灵顿悟，说不定因此而产生思想火花，变“无用”为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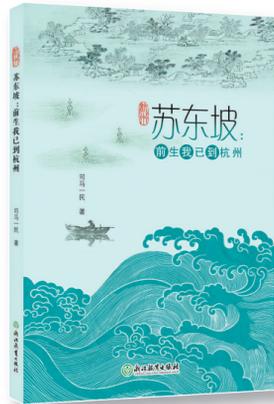
现在及将来也许一份职业、一个岗位干到底的情况可能不太多了。人的一生很长，保不齐哪天就会换岗位换职业，所以读“闲书”还可以作为知识储备，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避免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

我比较喜欢读“闲书”，几十年来一直杂学旁收，读书的种类有多少自己也不搞不清，没料想读的“闲书”很多居然都办成了正事儿。我大学的专业是中文，后来做纸媒，似乎与文字工作对口，可我承担的文字工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各行各业都接触了。如果没有读“闲书”打下的功底，是做不好工作的。比如，可以与政治理论权威平等对话，也可以与宗教界人士煮茗清谈，还可以与戏曲歌舞等艺术家纵横谈艺，更可以与企业家深入探讨，甚至可以与烹饪大师研究杭帮菜溯源传承创新……有一回，一位编辑着急找人写一个版“红学”史话，有人推荐我。于是，我一个晚上拿出了4000多字，成功“救场”。

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书、出书。前些年出版的三部个人专著《评点经济》《天堂财富论》《解读经济密码》都是经济类的；我参与编写的几套丛书都是时政类的；近些年，我在写“诗与城”系列文章，都是文史类的，包括宋词文化，出版的书有《诗里杭州》《诗词里的杭州宋韵》《白居易：与君约略说杭州》《苏东坡：前生我已到杭州》等。这些书的主题跨度很大，我能将它们“拿下”，也多亏了读“闲书”打下的功底。

我现在一边读“闲书”，一边深入研读古诗词。我发现了一个古代诗人们的“秘密”，他们喜欢用诗词记事，办了一件事儿、到访了一个地方、见了朋友、看了风景、参加了聚会等，都会留下诗篇，就像我们现在遇事喜欢拍照发朋友圈一样，因此，古诗词是有别于正史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我便以解读诗词的方式切入，进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写作，希望让传统文化走进普通读者。今年出版的《苏东坡：前生我已到杭州》就是杭州历史文化中有关苏东坡诗词解读的普及读本，通过深入解读苏东坡写的与杭州相关的诗词，挖掘诗词背后的宋韵故事，展示苏东坡在杭州丰富多彩的人生阶段。读者可以从了解苏东坡为官的日常情形和当时杭州官场的生态，了解宋代杭州人的生活情形，了解苏东坡与师友的情谊，了解苏东坡的真性情，以及杭州人对苏东坡的喜爱……这就是一本“闲书”，希望能够让读者读之有趣，又有所收获。

每每有年轻的同行问我，何以角色转换自如？我的回答是：多读“闲书”。



阅读推广的“冷”与“暖”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陈天中

随着国家对全民阅读的不断重视，全国上下每年都会组织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各地中小学校和图书馆是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主场地，每年都会邀请名家给孩子们讲阅读。笔者曾以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多次受邀给孩子们谈阅读，从最初的陌生、紧张到后来的熟悉、自然，一路走来磕磕碰碰，深深体会到阅读推广中的“冷”与“暖”。

大多数人当着众人的场合发言，内心总会莫名紧张，总担心自己讲不好，我也一样。记得第一次接到邀请要给孩子们讲阅读的时候，我是非常紧张的，不知道该给孩子们讲些什么。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那次我准备得特别认真，也特别充分，把自己“压箱底”的阅读成长经历和心得都翻出来。我还清楚地记得，来听讲座的孩子把大堂挤得满满当当。主持人开场白，然后介绍了我的情况。我在孩子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看着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我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压迫感。

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内容讲起来，讲着讲着开始紧张，语速不受控制地加快，内容也多起来。也不知道台下的孩子们有什么反应，只顾自己讲。

那是一场效果很不好的讲座，孩子

们听得心不在焉，有的孩子还不时东张西望，甚至低头搞小动作。讲座结束的时候，掌声是稀稀拉拉的，并不热烈。事后主持人悄悄告诉我，我讲的时间太长了，有的孩子已经坐不住了。

第一次上台，我便遭遇了“冷”。这次讲座似乎在提醒我，讲得越多效果并不会越好，反而让人听得很累。我开始留意一些成功的讲座，开始分析它们的优点，反思自己的不足。我开始明白，之所以“冷”是我一上台便事无巨细地讲一大堆东西，有多少是孩子们真正感兴趣的？不知道。孩子们提不起兴趣，台上讲得再多，台下只会听得昏昏欲睡。

如何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应该是首要问题。

那么兴趣从哪里找？在准备一场阅读讲座之前不妨多了解一下听众是哪个年龄段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什么特点，他们最关心的事物是什么等，这些就是他们的兴趣所在。有了这些准备，讲座就会变得更有针对性。

后来每次受邀讲座时我都要问，是哪所学校，给几年级孩子讲。得到这些信息后，我会专门了解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以及学生的大体情况。我不再一股脑儿自顾自地讲，而是围绕“多读书，读好书”，并结合学校的特色和孩子们的兴趣点来讲，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故事来讲。没有孩子不喜欢听



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是名人的，也可以是自己的，亦可以是孩子们的。名人的不宜太多，毕竟离孩子们太远；自己的可以具体些，毕竟是切身体会；孩子们的多多益善，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也是最接地气的。

一场讲座主次分明，结果效果一下子变得好很多，走神的孩子也变少了，掌声也比之前热烈了，也让我感受到了阅读推广的“暖”。我想，这样的讲座只能算及格，仍有不少提升空间。

还有效果更好的讲座？当然有。好的讲座不仅能让听众接受你的观点，而且听起来是令人愉悦的。要想让听众愉悦必须带些幽默，适当的幽默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我在后来

的讲座中时不时就会幽默一下，孩子们在哈哈大笑中缓和了气氛，拉近了和我的距离，听起来注意力便更集中。考研某讲师的课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专业内容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幽默。很多粉丝并不是冲着他的专业课去的，而是想听他讲“段子”。所以，我们除了抓住孩子们的兴趣点，还要学会用幽默与孩子们沟通。

一场讲座七分准备三分发挥，只要不被事先的条条框框束缚，就能在更大的空间里发挥自如。如果能这样，讲座离“火”也就不远了。

总之，作为一名阅读推广人，你的讲座如果能点燃一个人的阅读渴望，便是给他带来新的希望。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其生活因阅读而变得更加美好。希望这些微不足道的分享可以带给你新的启发。